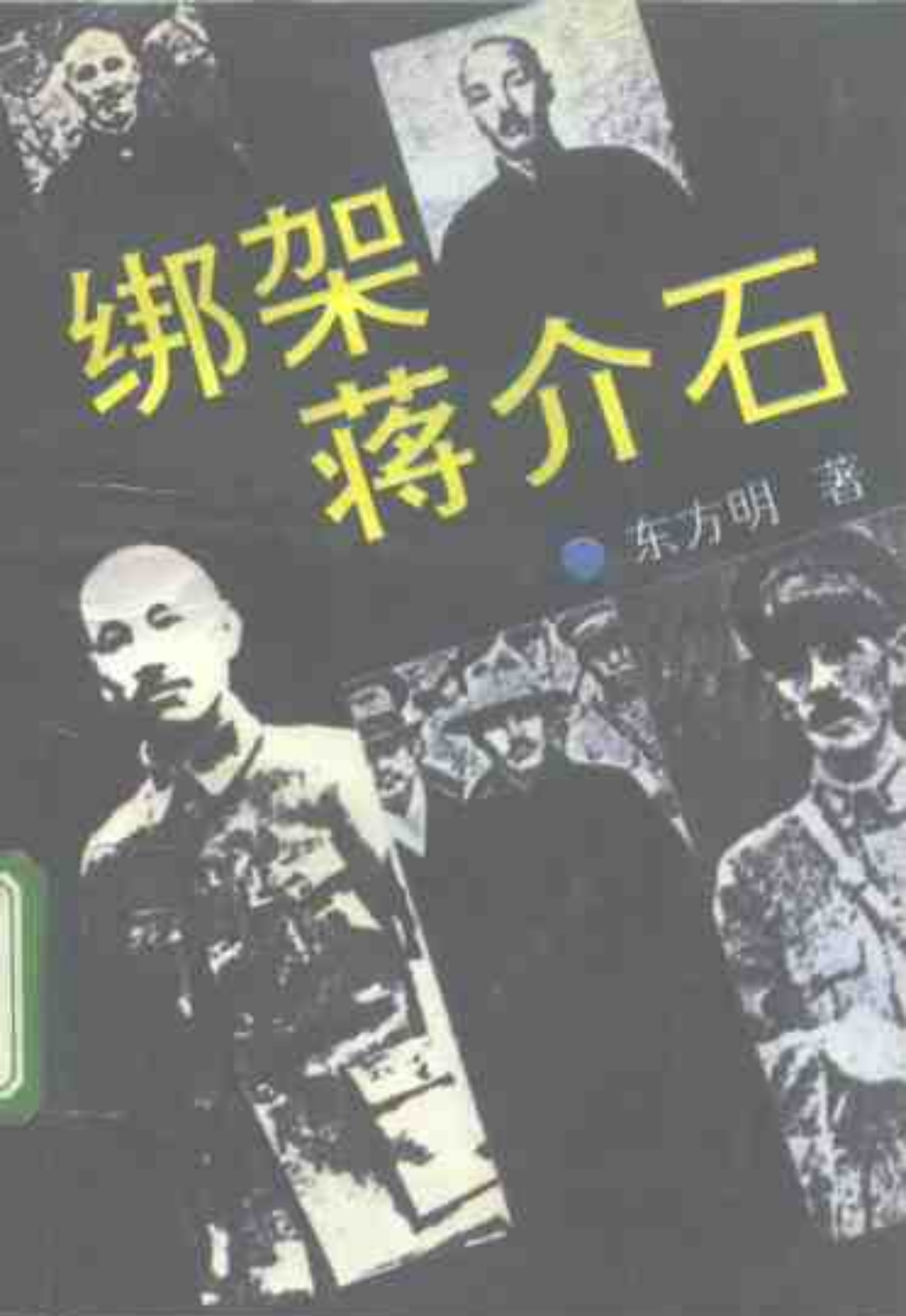


绑架蒋介石

东方明 著



绑架蒋介石

东方明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吉]新登字 04 号

绑架蒋介石

东方明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180 000 字数
(长春斯大林大街102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8 200 册
凯旋胶版印刷厂印刷 ISBN 7—5385—0103—7/I·153 定价 5.50 元

内容简介

谁敢斗胆绑架蒋介石？这场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抗战时期，日本特务机关为达到侵华目的，似定了“恭请计划”绑架蒋介石。他们派出女特务扮作中国医生梅小姐，用漂亮的姿色和 20 万美金收买国民党高级军官获取情报。接着梅小姐又窜入土匪窝，给土匪头子当了“压寨夫人”，坐镇碧泉山实施“恭请计划”。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派出情报官钟相达假扮和尚打入土匪内部。由此展开了一场惊险、曲折的斗争。当假和尚在山顶欲毁坏日本飞机又无法动手之际，却出现了一个使此事得到转机的神秘人物，土匪窝里的厨师却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又引出了地下党员与国民党情报人员、富有爱国心的土匪暗中携手巧与日本特务周旋，展开了悬念叠出而又扑朔迷离的情节，演出了一出假和尚、假土匪、真匪首与美女蛇斗智、斗勇的戏剧。

1

1940年初夏。重庆。

铅色的天空乌云密布，如同布满了满天残棉败絮。一阵阵东南风吹来，驱赶着乌云，在空中飞舞翻腾，层层叠叠，成为一座座黑压压的云峰，积聚在山城上空。俄顷，从南边天际缝隙间闪出一道紫色蛇形闪电，震耳欲聋的霹雳几乎和闪电同时发出，敲击着人们的耳鼓，预告一场暴雨即将降临。

长江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一个穿灰色法兰绒制服的侍卫大步走到委员长办公室门口：“报告！”

办公室里许久没有声音，侍卫像是习惯了，面对着光可鉴人的橙黄色柞木门站得笔挺，以出奇的耐心等待着里面发出准许入内的命令。好一会儿，里面终于传出一声低沉的噪音：“进来！”

侍卫轻轻推开门，跨入一步。蒋介石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上，穿一件草绿色斜纹布军便服，也许是觉得有点燥热的缘故，钮扣一粒都没系，露出里面那件七成新的白衬衫；他手里捏着一支红蓝铅笔，往一张纸上随便划拉几笔。听见门响，他略抬眼睑，用目光询问侍卫。

侍卫轻声道：“先生，外面变天了，估计马上有暴雨袭来，要不要给您把窗关上？”他和蒋介石一样，说一口浙江奉化话。

蒋介石转脸往窗外一望：“哦！真的变天啰。唔，关上窗子吧。”

侍卫迅速关上办公室三面墙上的几扇窗子，顺手一一拉上窗帘，临末把吊灯打开，室内顿时满目光明。

侍卫微微颌首，退后三步，以标准的转体动作来了个向后转，走了。窗子关上以后，室内有点闷热，蒋介石走到屋角茶几那里，打开电风扇，他站在写字台前，双手缓慢地转动着铅笔，眼睛盯着台上一份由三张浅绿色打字纸组成的密件。这份密件已经使这位声名显赫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整整两个小时不得安宁，蒋介石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直处于激奋、紧张状态。从下午3点钟到现在，他已经为这份密件耗费了大量脑细胞。两小时前，他午睡方起，迈着轻松的步子从卧室走进办公室，刚刚坐定，侍卫前来通报：军统局戴局长有急事求见。蒋介石相当器重戴笠，正是这个黄埔军校六期生，十几年来向他提供了许多机密情报，对他的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委员长头脑中已形成一个习惯性概念：但凡戴笠亲自送来的情报，一定是有用的！他不假思索地冲侍卫打个手势。戴笠放弃午睡，亲自呈送委员长的密件确实具有相当价值：据军统局电讯处侦听，重庆A区邦克饭店附近地域昨晚发现有人向东京拍发密码电讯，经密电专家初步破译，内容有关这几天正在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讨论的宜昌防御战重大军事机密！

戴笠走后，蒋介石独自坐在办公室，苦苦思索。5月初，日军为确保战略要地武汉，组织庞大武装力量向鄂西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宜昌，借以封锁长江三峡的出口。从5月5日

开始，日军分三路会攻湖北重镇襄阳。战事危急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扼守襄河沿岸，力卫襄阳，不幸遭敌包围。张自忠率将士英勇奋战，打退敌寇十多次冲锋；最后，中国军队伤亡殆尽，张将军身中5弹，坚不投降，以短剑自刃，壮烈殉国。之后，中国军队战势渐弱，至5月下旬，襄阳城已岌岌可危，失守仅在旬日之间。襄阳一失，日军将全力攻宜昌，这个战略意图，蒋介石洞若观火。为保卫宜昌，蒋介石火急命令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就在蒋介石官邸举行，保密措施极严，料想决不会被敌方间谍侦知。哪知休会不到6小时，已有密电发往东京，这怎么能不叫蒋介石惊愕？惊愕之后便是担心，参加会议的都是军政要员，其中的许多人是握兵权的高级将领，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是内奸，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年半前发生的汪精卫叛逃事件已使蒋介石大伤脑筋，这次如果有人再来一次投日行动，怎么得了？

蒋介石把密件看了一遍又一遍，边看边想：戴雨农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不容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参加会议的要员中，究竟谁是泄密者，也就是间谍？两个小时里，他头脑中挨个儿映出与会成员的一张张脸庞，红蓝铅笔在纸上划拉出一个个名字，想来想去猜这个疑那个，觉得哪个都有可能而又不可能……

窗外响起一声又一声的惊雷，雪亮的电光穿透窗帘射进办公室，电灯光黯然失色；倾盆大雨击打着窗玻璃，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盖过了电风扇轻微的嗡嗡声。蒋介石背着手在室内大步来回走了一会儿，忽然在墙前军用地图前驻步，看

了一会儿，又走到另一面墙前，对着重庆地图沉思片刻，用铅笔在 A 区邦克饭店地域画出一个圆圈，回到桌前，按响了叫人铃。

一个年轻侍卫推门而进：“先生！”

“叫侍从室通知军委会情报局康宁勋局长，即刻来见我！”

“是！”侍卫以清晰的口齿一字不漏地把委员长的命令复述了一遍，退了出去。大约过了 3 分钟，他又来了：“康局长说因气候恶劣，渡船停开，无法过江，请求暂缓谒见委座。”

蒋介石脸色突变，眉峰紧蹙，眼里闪出严厉的光泽，用虚握着的拳头轻轻捶打着桌面：“告诉他，火急赶到！现在是……”他看看桌上的手表，“5 点 24 分，7 点钟以前如果还不到，以军法从事！”

“是！”

2

钟相达走进医务所手术室，双目被里面的强光刺激得微微眯缝起来，站在手术台前的两个医生，正用不解的目光看着他。钟相达是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康宁勋任命的行动组长，负责侦破泄密事件。他巧出兵，在邦克饭店查到了电台，抓住了特伦得伦堡。可这家伙死不招认。钟相达刚才在电话里向两个医生解释所要进行的特殊审讯时，他们表示难以接受。钟

钟相达借助了康宁勋的威力，医生只好点头服从。这会儿，钟相达认为没有必要对他们客客气气，只对他们溜了一眼，挥手让行动组人员把已经苏醒并且恢复神智的特伦得伦堡押进来，叫他在手术台上躺下。特伦得伦堡尽管已作好“粉身碎骨”的准备，但不知钟相达要干什么，乖乖地在手术台上躺了下来。

医生拿来注射器、蒸馏水和一种叫“良宕胺”的麻醉药品，轻声问少校：“怎样使用？”

“将一克药溶于10毫升蒸馏水中，然后用每秒钟一毫升的速度进行静脉注射。”

医生遵嘱进行。钟相达站在一旁看着，对美国专家密勒提供的这种方法，他过去听说过，但不甚详细，当然更没使用过，这次倒是一试的机会。照密勒所介绍，这种药物审讯所以奏效的原因是这样的：良宕胺进入人体血管后，能够迅速麻醉理智能力和消除抑制能力，从而使大脑——思考和意志的活动中心——受到压迫，失去了说话和记忆的中心，在思考能力暂时中断期间，只要受审者一听到了外界提出的问题，就会自动给予回答。因此，这种审讯方法一定能起到预期的作用。

往特伦得伦堡的静脉里注射十毫升药液后，刚把针头抽出，这个体质强壮的拳击手已经失去知觉了。医生翻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告诉钟相达：角膜反射已经消失了。钟相达看看手表说：“让他睡5分钟，然后用凉毛巾擦他的脸。”

密勒的介绍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一样，具有绝对严格的确切性。5分钟后，钟相达用凉毛巾在特伦得伦堡脸上擦了一会

儿，他果然像刚刚睡醒的狗那样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钟相达站在手术台前，留意观察他的眼神，发现从中透出一种茫然的神色，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目光，这表明他在药物作用下已经失去了记忆和抑制能力。审讯开始了，钟相达先问了对方的姓名、年龄、国籍、职业、简历，然后话归正题：“特伦得伦堡，你是几时到重庆来的？”

“我是去年1月来的。”

“这几次拍发的情报是谁交给你的？”

“梅小姐。她是英籍日本人，她没带电台，东京就让我代她拍发情报。”

“今晚你在邦克饭店拍发的情报——就是已经被你吞进肚子的那张纸，是什么内容？”

“梅小姐回答东京的询问，认为‘恭请计划’可以实施。”

“‘恭请计划’是什么？”

“绑架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

最初一瞬间，在场所有的人被间谍的回答惊呆了，手术室里一片寂静，如同夜晚的坟场。钟相达最先作出反应，鼻腔里发出粗重的呼吸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把抓住特伦得伦堡的大手，连连晃动：“你再说一遍，‘恭请计划’是什么？”

特伦得伦堡不住地眨着眼皮，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这是药性即将过去的预兆，看来，他不可能再回答这个问题了。钟相达朝医生一摆手，用不容违抗的口吻说：“再给他注射一次良宕胺，剂量增加一倍！”

黄色乳胶管缚住特伦得伦堡那粗壮的臂膊，白色的布满

浅黄色汗毛的皮肤表面隆起一根根青紫色的血管，医生把长长的注射器针尖刺进其中一根，仍以一秒钟一毫升的速度把20毫升药液全部注入静脉。钟相达站在手术台侧面，眼睛在手表和间谍脸上交替扫视，他不知道自己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5分钟后，行动组人员用凉毛巾擦特伦得伦堡脸时，受讯者的眼皮动都没动，钟相达正在惊疑，两个医生同时大叫：“他死了！”

钟相达差点栽倒下来，一面亲自去试脉搏，一面大叫：“快抢救！”

医生动用了医务所能用的所有抢救手段：兴奋剂、强心剂、氧气……最后均以徒劳而告终。钟相达奔进所长办公室，在那里，他打了两次电话：一是命令部下立刻查清英国教会医院外科医生梅小姐其人，即刻秘密监视，随时报告行踪；二是向情报局长报告“恭请计划”内容。

当东方天际刚被朝霞染红的时候，一脸倦意的康宁勋踏进蒋介石官邸的小会客室。蒋介石这样早接见下属，自住进黄山官邸以来还是第一次。因此，当康宁勋向侍从室值班侍卫要求通报时，几个侍卫竟一致婉言拒绝，惹得一向和颜悦色的情报局长咆哮起来，惊动了值班副官，这才往里通报了。蒋介石比他的侍卫们聪明得多，尽管他的一半思维还在睡梦中，但醒来的一半马上意识到他等了大半夜没等到的消息这会儿来了，于是马上传令接见。

康宁勋倦意沉沉地坐在会客室里，强迫自己顽强地抵御瞌睡虫的诱惑，不时张开大口打哈欠。好不容易盼着听到外面响起脚步声，连忙在自己大腿上狠掐两下，站立起来。蒋

介石一进门就注意到大胖子倦容满面，微笑道：“康局长，辛苦了！”

康宁勋尽量使自己站得端端正正，行了个军礼：“报告委座，请原谅卑职清早打扰，情况必须立刻报告。”

“康局长，坐下谈吧，发生什么事了？”

“邦克饭店间谍案已经侦破，间谍是个德国人，名叫特伦得伦堡，受雇于日本特务机关，他供出关于最高国防会议的机密情报是英国教会医院一个姓梅的女医生交发的，我们已把这个女医生监视起来……”

蒋介石倦意全消，打断道：“这个线头要抓好，从她那里可以查清是谁泄漏了最高军事秘密！”

康宁勋候得蒋介石说完，接着报告：“另外，据间谍供称，日本方面正在准备实施一项名谓‘恭请计划’的特别行动——他们企图绑架委座！”

说完这句话，情报局长小心翼翼地望着蒋介石，他以为委员长一定会暴跳如雷，恼怒失态。但他猜错了：蒋介石稳稳地坐在那里，整个身子纹丝不动，脸部除了两条眉毛略微耸了一耸，其他部位都趋于平静。其实，蒋介石心里却被这句话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他坐在那里暗自思忖：日本人好大的胆子，竟敢直接冲我下手！他们会如何行动？是在重庆下手呢还是待我去宜昌前线视察时再下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会儿，委员长开口了：“要尽快查清与‘恭请计划’有关的一切情况作出相应措施。我估计，敌人可能会在最近行动，而最近，我要去宜昌前线视察，这是在开会的头天下午

我就说过的，宜昌前线和山城重庆相比，容易下手。不过，我还是准备去宜昌。”

康宁勋站起来：“委座，卑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情报局一定粉碎敌人阴谋，全力保护您的安全！”

蒋介石戏谑似的拱拱手：“那我谢谢了！”

3

重庆西北郊的一座无名山岭的半山腰，有一幢新盖的建筑物，这幢以石头为材料建成的两层楼房，外面涂以绿漆，以和周围的树木绿草混成一色，混淆日本轰炸机驾驶员的视线，免遭炸弹袭击。石楼四周，利用天然树木为桩，围着一圈2米高的铁丝网，大门口有木头岗亭，昼夜有背匣枪的警卫站岗。不明底细的人往往会以为这是某个秘密机关，其实这是退伍军官张宽其的寓所。

张宽其原是蒋介石嫡系陈诚部队的中校团长，1931年7月参加对中共江西根据地的“围剿”，激战中被红军大刀队砍去一条膀子，幸亏卫士死命救护，总算留下一条性命。不想此事倒因祸得福，回到南京后，蒋介石把他树为“国军楷模”，晋升为少将，赏大洋一万元。那条断臂，则被装在盛满防腐药水的玻璃缸里，供人参观，以鼓舞士气。一时间，张宽其名声大振，被舆论称为“独臂将军”。之后，张宽其又率

部参加过几次对红军的作战，均丢盔弃甲大败而归。蒋介石看看这家伙是捧不起来的阿斗，遂解除他的军权，让他退伍养息。张宽其无奈，只好遵命，此后渐渐被人淡忘，湮没无闻。抗战开始后，住在南京的文武官员，绝大部分都举家西迁，定居武汉，只有张宽其抢先一着，直接去了重庆，花重金在郊外建了一幢寓所，带着家眷随从住入其内，深居简出，过着好似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天上午，有一位女客来到石楼，要见“独臂将军”。这位女客就是特伦得伦堡供出的梅小姐，她约摸二十三、四岁，身材颇长，走起路来带着弹性，整个人看上去显得丽雅、俊秀，十分讨人欢喜。她穿着一件粉红色连衫裙，足登中跟白牛皮凉鞋，那张红润得闪烁霞彩的脸庞，分布得恰到好处的五官，两条修长细弯的眉毛，一双眼睛清澈晶莹得像深潭一般。别人瞅着，会以为这是一个初涉社会的单纯、幼稚的姑娘。谁也不会相信，这位梅小姐竟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高级特工，20岁便已挂起了中佐衔章。她，真名叫中牟秀子，父亲原是日本驻奉天领事，她出生于中国东北，到8岁那年才回日本。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这段经历对她以后的特工生涯有着很大的帮助，这也是她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能青云直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七·七”事变后，中牟秀子去了香港，以医生身份收集军事情报；中国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后，她奉命任日特机关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秘密潜往重庆，主持一系列侦察、破坏活动。她的机关本来有电台，上月被军统局破获了，东京总部便让启用邦克饭店的备用电台。这就是特伦得伦堡以为梅小姐是刚抵重庆不久的缘故。

“独臂将军”和梅小姐的相识完全出于偶然。每逢阴天，张宽其的臂伤便要发作，酸痛难熬，不得不去医院求诊。英国教会医院是重庆最好的医院，他便选定为自己的保健医院。梅小姐是外科门诊大夫，每次都是她给张宽其治病，一段时间下来，两个人熟悉起来，便有了一般性的来往。中牟秀子通过情报员对这位退伍将军作了一番调查，得知张宽其的外甥宋伍天在蒋介石身边当副官，如获至宝，便下了“财”、“色”两注把张宽其拉拢过来，专搞最高级机密情报。这次在黄山官邸举行的最高国防会议的有关情报就是张宽其通过宋伍天获得后向中牟秀子提供的。“独臂将军”知道这情报的价值，私下估计梅小姐少说也得付两万美金。他正想借看病为名去教会医院向梅小姐索取，保镖来报告有女客到，便喜不自胜，马上传请梅小姐到底楼会客室相见。张宽其40来岁，是条彪形大汉，脸黑皮粗两腮爬满叉叉巴巴的硬胡子，他穿一件中式对襟绸褂子，右袖管空落落地晃荡着，一见中牟秀子就扯开大嗓门道：

“哈哈，梅小姐，稀客！稀客！”

中牟秀子虽和张宽其往来一年有余，却还是第一次来到石楼，特工工作的性质不允许她这个负责人随便出入别人的寓所，她好奇地打量着会客室的豪华设施，笑道：“张将军这里可真是安乐窝啊！”

张宽其不承认自己是这个东洋小姐的部下，他虽已离开军界，即还保留着陆军少将的虚衔，哪肯俯首向一个年轻女流之辈屈就？在他心目中，梅小姐是姘头兼买主，其作用一是供他玩乐，二是买他的情报，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倘在

平时，他只要有机会单独和这个东洋小姐待在一起（这往往在医院梅的单人寝室或市内大饭店的包房内），门一关上就抑制不住从身体深处涌出来的一股欲火，腾扑上去，搂住她那丰满结实、散发着年轻女性特有的温馨气息的躯体，乱摸一阵，然后宽衣解带，拥搂入帐。但今天他没这份兴致——他的家眷上月已去香港，他捱不过欲火升腾，昨晚让保镖去找来两个暗娼，着着实实折腾了一宵，弄得精疲力尽。这会儿看着梅小姐，犹如一个馋嘴的饱汉面对着佳肴，虽然口涎直淌却吃不下去。

“梅小姐，这几天我让人送来的情报可是很有价值的哩！”

中牟秀子扑闪着长长的眼睛毛，像是故意逗他似的避而不答，咂了咂薄薄的嘴唇说：“张将军，我是您的客人，您怎么茶都不招待一杯，就让我这么干坐着？”

张宽其的大手把络腮胡子摸得沙沙响，无可奈何地说：“梅小姐早饭吃多了咸食，一来就要喝茶啦！来人——”一转身，门口已经站着一个佣人，粗声吩咐道：“去沏两杯茶来！”

佣人走了，他正想提情报价钱，中牟秀子开口了：“张将军，这次我带来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

“什么，才值一万元？你们他妈的心黑透了，老子干这是玩命的！”

中牟秀子睁着明晃晃的眼睛，镇静地望着张宽其，待他说完，才心平气和地补充道：“另外，还有一张‘老聚成银楼’一百两黄金的储票，一并作为张将军这次提供情报的报酬。”

张宽其眼睛一亮，咧着大嘴笑道：“这还差不多！”

“张将军是不是把钱财看得过重了一点？”

“重什么？常言道：鸟为食死，人为财亡。当年老子穿黄皮扛七斤半就是为的钱财，有钱走遍天下，无财寸步难行！”

中牟秀子起身走到门边，把门关上，回身笑吟吟道：“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使您一次获得 20 万美金，张将军愿意干吗？”

张宽其虽然粗野，却不蠢，一听话暗自嘀咕：他妈的，小日本花头就是透！又有什么生意了？20 万美金酬金，那不得了啊！准是直接玩命的事，别是让老子去行刺政府要员？那倒要好好掂量一下，看让刺谁？怎么刺？……

中牟秀子见张宽其不说话，问道：“张将军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对 20 万美金不感兴趣？”

张宽其开腔道：“你先说说，干什么事？”

中牟秀子摊牌了：“我们制订了一项‘恭请计划’，准备请蒋委员长去武汉住一阵，由我们军方的最高长官跟他商谈和平问题。这项计划想请张将军负责指挥实施，阁下以为如何？”

张宽其正端杯喝茶，一听这话，手一个颤抖，差点把茶水洒溅出来，他把茶杯放在桌上：“这不是绑架吗？”

“张将军是不是怕死？阁下不必担心，事成后，我们可以护送您去日本国。”

张宽其那颗硕大的脑袋在粗脖颈上乱摇：“老子不怕死，就是不干！”

“张将军此话怎讲？”

“我不干，你们会向军统局或情报局告发我出卖情报的。”